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第五十七回 刁棍屢設罔鳥網 書愚自投醉猩盆

語云：養正邪自除。正氣充實，則邪氣無縫可入；正氣衰弱，則邪氣自來相攻。人世間風寒暑熱，遇見秉氣壯盛之人，飲食調和之侶，便毫不為害；若正氣衰弱，自有各邪來侵。譚紹聞自從智周萬去後，這一群宵小打探明白，是到靈寶不再回來，便商量勾引的話來。一日，俱集在夏逢若家，正是珍珠串要起身他往。但衣服首飾，被他們都送到當舖粉字第一號內，大家吃用了。遂打算譚紹聞光降，便周通流動。因商量叫細皮鱧乾這一功。細皮鱧道：「我差個人替我。」眾人問用那個，細皮鱧道：「叫串兒漢子去。」貂鼠皮道：「算來你將來當烏龜，不料今日已叫烏龜當你。」細皮鱧道：「我經的多了。我當初就是這幫客棧片麼？我也是一家主戶兒，城東連家村，有樓有廳，有兩三頃地，一半兒是光棍吃了，一半兒是烏龜（貝青）了，今日才到這步田地。」恰好烏龜見連日沒生意，來催贖衣服起身，細皮鱧道：「差你一差，去衙內請譚爺。你去也不去？」烏龜道：「不去。」夏逢若道：「你也使他多少錢。」烏龜道：「譚爺錢，不發家。我原使他百把銀子，場場兒輸，沒贏一場兒。」貂鼠皮道：「你這回去，是俺們看的喜神笑的日子，大家都要發財哩。你若不去，你家裡衣服首飾，誰有錢與你回贖？」烏龜道：「我怕人家撞見了。」夏逢若道：「他家惟有個人王中，好攬寬，管主子，別的小廝沒有管閒事的，你只顧去。」

烏龜請嫖客，如何不情願？這個東西領了命，竟大膽進了衙門口，直上碧草軒來。恰好沒人遇見。進了軒內，譚紹聞正在窗下用功，烏龜爬下磕個頭，說道：「譚爺一向好。」譚紹聞只當是城內某宅人。抬起頭來，認的是珍珠串的漢子，說道：

「好，好，你起來。你如今在那裡住，到此做什麼？」烏龜道：「俺如今又到夏爺家住，俺家女人叫小的請譚爺，到那邊說說話兒。」譚紹聞道：「你到家替我說罷，本該去望望，但學院考試就到，趁空還要溫習些書兒，不得工夫。候改日去望罷。」烏龜道：「改日俺走了。」譚紹聞道：「委實不得工夫，休要胡纏。」烏龜見譚紹聞掀起書頁，不敢多說，只得退去。到了夏逢若家，說道：「譚爺不來，要唸書哩。你把俺的衣裳回贖回來，俺要去西鄉管九爺那邊去。」白鴿嘴道：「再一回叫的就來了。不拘何等樣用心學生，座上沒個師傅，再讀不成書。你這回去一擦撥，他心裡已是添上一串珍珠，再一回就來了。你不信你只管再去。」烏龜向細皮鱧道：「你可該替我去哩。」細皮鱧道：「你當我不想膺你麼？只吃虧沒修下你這個福，一般賭錢、吃嘴，不勝你手頭寬綽。你還去，你就說你家裡哭哩。」烏龜道：「你聽俺家在後院笑哩，怎的說哭？」貂鼠皮道：「憨磚！你到那裡也裝個不喜歡腔兒，只說你家哭的不了不成。再對你說句要緊話，他不來，你休走。」烏龜笑道：「我裝不上來不喜歡的樣子。」夏逢若道：「你把鼻子擦上點蒜，用蓮葉遮住，管情你還尿的出來，何但淚呢。」烏龜道：「夏爺昨日晚上吃蒜汁，想是使了人家熬秋石鍋上錢。」夏逢若道：「好忘八，一發罵起人來了。你快去罷。」烏龜二次又到碧草軒。早見紹聞在軒內，背叉著手，走來走去。見了烏龜笑道：「你怎的又來了？」烏龜道：「俺家一聽說譚爺不來，如今哭哩。叫我對譚爺說，只去說一句話，俺就上西鄉去哩，譚爺只管回來用功。」譚紹聞道：「你頭裡先走。」烏龜道：「到底你老人家來也不來？」譚紹聞道：「還不定哩。」烏龜道：「你老人家一天不去，小的一天也不走。」譚紹聞道：「有人看見不雅相。」烏龜道：「你老人家怕人見，難說小的還怕人見？」譚紹聞道：「你先行一步，一路走著不好看。」烏龜回頭道：「你老人家就來。若是哄我，俺家裡就親來了。」譚紹聞道：「你且先走。」心下想道：「我拿定鐵鑄的主意，到那邊就回來，怕他鎖住我的腿不成？」少時遂向夏逢若家來。正是：

明知他是猩猩酒，我不沾唇也枉然。

詩云：

放賭窩娼只為錢，軟引硬勾苦相纏；

若非素日多沾滯，總遇石崇也淡然。

大凡賭娼場中，一切閒雜人走動，人見了就如不曾見一般。

惟有門戶子弟一廁足，不知那門縫裡，牆孔裡，就有人看見了。

譚紹聞進了夏逢若家，那珍珠呂撒嬌展媚之態，刁卓等捧足呵泡這狀，恐褻筆墨，一概省卻。

單說貂鼠皮、白鴿嘴拿著錢，上街頭沽酒市肉，一個標營兵丁叫虎鎮邦，在斜對門等著，笑道：「譚家孩子進去了，天鵝肉要大家吃塊兒，算上我一分子賬。我目下不得閒，俺標營衙門，今日催我領令箭，也不知啥事。您若要吃獨食，我就要攪哩。」白鴿嘴道：「算上一搭五的賬何如？」虎鎮邦道：「使的。」各人分頭而去。

貂鼠皮、白鴿嘴到街上辦買酒肉回來，譚紹聞首座，珍珠串挨肩相陪，夏鼎等三面圍坐。串兒斟酒持敬，好不親熱。細皮鱧四人箸匙亂下，好不熱鬧。須臾飯完，收拾乾淨。貂鼠皮道：「咱閒賭賭何如？」譚紹聞道：「久已不賭，也就不甚想賭。」白鴿嘴道：「老刁，你敢與譚相公賭麼？我是不敢了。譚相公賭的高，只怕咱賭不過。況且譚相公福分也大，咱這窮命鬼，先就吃三分虧哩。」細皮鱧道：「你就休說我窮。我現今賣了半處宅子，賣與本村財主顧養性，有四十兩足紋，在後邊放著哩。」貂鼠皮道：「我看那銀子沒紋，財主家使的銀子，九八成色，就要算細絲哩。」夏逢若道：「譚賢弟今晚是一定住下了。天色尚早，你就略耍耍兒，注馬不許大了。」譚紹聞在賭場已久，也聽出眾人俱是圈套話頭，只說不賭。眾人見譚紹聞賭情不灑，心想酒上加力，因說道：「譚相公既不願賭，咱爽快與珍大姐吃三杯兒。咱托譚相公體面，叫珍大姐唱個曲兒，咱幫著聽聽。若沒有譚相公，珍大姐的曲子，咱就沒有聽的耳朵。」珍珠串笑道：「你沒耳朵，你臉上兩邊長的是什麼？」

貂鼠皮道：「論長的原全，只是身分沒譚相公的大。」珍珠串笑道：「不胡說罷。」夏逢若道：「閒話少說，你兩個取酒去。黃昏裡也還要吃酒，省的再喊酒館門，他們愛開哩不愛開哩。」

貂鼠皮道：「酒館門喊不開，只要錢串揀。門外錢響，門裡搭子也會響。」

譚紹聞經過酒後輸錢，看透眾人圈套緊了。推言解手，出的門來，偷偷回家而去。

到了樓上，問母親要銀一兩，大錢五百，說是筆墨書籍的賬目，人家來討，須是要清白他。王氏如數給發。譚紹聞拿到軒上，用一個大紅匣盛住。吩咐德喜道：「你把這匣兒，送到夏叔新移的宅裡。銀一兩，是珍大姐贖儀；錢五百，是今日酒席攤的分費。交明即回。問我時，就說去文昌巷孔爺家去了。」

德喜奉命捧匣到夏逢若家，一一述明。夏逢若果問：「你家大相公是在家，是在軒上？」德喜道：「文昌巷有請而去。」眾人將銀子收明，德喜自持空匣而回。

細皮鱧道：「把串兒叫出來，將銀子付與他。咱把這五百錢，開發酒務的賒欠。」白鴿嘴道：「呸！這銀子是譚相公開交的意思，遞與串兒，串兒近來是有錢的樣子，必然不要。串兒看見譚相公有遠他的意思，必然起身向別處去，譚相公一發沒牽扯了。況且咱沒錢與他回贖衣裳。」貂鼠皮道：「你這話傍點墨兒。依我說，也不必對串兒說。你看天陰的很，兩點兒稠稠的，不如咱替串兒做了天陰的花費。慢慢的等個巧兒，這譚相公自然還要生法子弄的來。況且再有別的生客熟客，也是不定的。總是不放串兒走，是正主意。」夏逢若道：「到底老刁的識見不錯，就依著他說的行。」一面說著，早已雷聲殷殷，陰風颯颯，雨兒漸漸大了，不住點下起來。

一連下了四五天，不見晴霽光景。數日之內，這一起兒把銀子、錢，都花費盡了。天色不晴，街上泥沍也深，白沒個人兒來耍耍。眾人著急，細細商量一個法兒，把烏龜教導明白，又上碧草軒來。

且說碧草軒雨中光景，好不瀟灑人也。怎見得：

細雨灑砌，清風納窗，粉節綠柯，修竹千竿添靜氣。虯枝鐵乾，蒼松一株增幽情。棕櫚倒垂，潤生諸葛清暑扇。芭蕉斜展，濕

盡羊欣待書裙。錢暈階下苔痕，珠盛池中荷蓋。說不盡精舍清趣，繪不來記室閒情。

若是譚紹聞果然深心讀書，趁此門鮮剝啄，徑乏履齒之時，正好用精進工夫。爭乃平日曾走過油膩混鬧場兒，這七八日霖霏霏，也就會生起悶來。正在書齋中徘徊，打算適情遣懷之資，只見烏龜拿傘穿皮靴進來，說道：「譚爺不害心焦麼？還獨自一個在此納悶。」譚紹聞道：「好雨，好雨，一連七八天不見晴的光景。」烏龜道：「我無事不來，今日特來問譚爺借雨帽雨衣雨裙，俺家裡要走哩。天晴就送的來。」譚紹聞道：「這樣雨，又有泥，您往那裡去？」烏龜道：「往西鄉管九爺家去。」譚紹聞道：「天晴去也不遲。」烏龜道：「在這裡住，並沒個人理會，少滋沒味的做什麼？你看，譚爺還不肯賞俺個臉兒，俺還撲誰哩。」譚紹聞道：「只是雨太大，我也難出街。」

烏龜道：「一箭之地，或穿泥屐，或披雨衣，有甚難出？只是你老人家，狠心腸就罷了，還說啥呢。」譚紹聞笑道：「憑你怎的說，我不去。我怕那一起兒光棍圈套。非是我待您薄情，你看幾個人的樣子，如虎似狼，見了我，就想活吞了。我是不敢去，非是不想去。」烏龜道：「牛不喝水難按角，你老人家只拿定主意不賭，他會怎的？」譚紹聞只是不去。烏龜纏了一會，無縫可鑽，只得說借了雨衣就去。譚紹聞道：「天只管下雨，我若借給你雨衣，一發是薄情，要送你家走的。雨具我也不借，你也走不成。你各人去罷，我還要作文字唸書哩。」烏龜只得悵悵而去。

卻說譚紹聞在書房中，依舊展卷吟哦。爭乃天雨不止，漸漸心焦起來。總之，同一雨景，一等人以為清幽，一等人以為寂寞。若說書房中，有花木之潤澤可玩，有琴書之趣味可挹，這還心上添悶，那些滴漏茅舍，濕煙貧室，更當何如？只因譚紹聞該壞祖宗體面，該耗富厚家業，忽然心內焦躁，轉一念頭：

「這天竟是如此下起來，七八日不肯晴，獨自一個好不悶悶，不如回家與內人鬥個牌兒，說個話兒，好排悶遣愁。」又轉念頭：「珍珠串幾番多情，我太忍絕了，也算我薄情，不如徑上夏家游散一回，我咬住牙，只一個不賭，他們該怎的呢？」

於是著履到家，問母親討雨衣。王氏道：「你往那裡去？」譚紹聞道：「連陰久了，心內悶極，我去街上不拘誰家坐坐，消散消散。」王氏道：「我也愁你獨自一個悶的慌，你就去走走。雨衣在樓頂棚上掛著哩，冰梅你去取下來。」巫翠姐道：「悶的慌，咱還抹牌何如？」譚紹聞笑道：「我是輸怕了，不敢見你這女光棍。」翠姐笑道：「你須還我賭賬，我好打發孟玉樓珍珠錢。」冰梅取下雨衣說道：「奶奶叫自己擺酒過天陰哩，天已將午，還等著大叔好擺席。」王氏道：「你看見日頭了，你敢說天將晌午麼？」巫翠姐道：「日頭也不知幾時就遍爛了，再休想見它了。」

且不說母子妻妾，嬉笑依依。只說譚紹聞披上雨衣，依舊著上泥屐，徑上夏逢若家來。這刁卓等見了譚紹聞到了，如同天上降下一般，摘雨帽的，輕輕取下，脫雨衣的，款款解來，即刻就叫珍珠串出來。珍珠串相見，訴離索疏闊的苦處，譚紹聞展溫存慰藉的話頭。看官自能會意，何用作者筆摹。

坐不移時，只見一人從外來，身披著氍毹大褐敞衣，手提著一個皮搭襖兒，聲聲道：「好雨！好雨！為這幾兩銀子，幾乎被雨淋死了。」正是：

居心力躲剝牀災，何故呈身自送來？

只為講堂師長去，空勞拒絕幾徘徊。